

後漢書

四十六



宋本後漢書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第六冊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

以農桑為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

鄧侯鄧音莫庚也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

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本或無荆顯宗高

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

宗武伯程敬綏伯張弟伯五遷桂陽太守永

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

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

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

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

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

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胾

胾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胾河南尹遣丞

存問常以八月日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



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

○劉敞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

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

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

為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都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

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况為郡吏謁見

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

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

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戰歿

關縣屬常山郡

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出戰死上甚哀

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

東觀記曰歆守隸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

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更發遣違奔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

後仕

為淮陽相終於汲令

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

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殿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禹性篤厚節儉

東觀記曰禹好學習

歐陽尚書事太常栢榮惡衣食

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

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

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

之神難於濟涉

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

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

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

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

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

者入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

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

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

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

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

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

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

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

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

糲音憊糗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

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功曹史戴閔

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護禹令自致

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閔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

令直符責問閔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

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

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

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鬮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

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

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

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

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

帝初育

也育生

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

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

歸府無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

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

鄭玄

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回海遏密八音也

其廣成上林空地

宜且以假質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

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

賦

後漢書

五

宋

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

永元初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

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俱封其秋

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

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

鄧太后母陰氏

皇

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

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

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



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

也陛下體丞丞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

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

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

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灾荒府藏虛空禹

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

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

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

嗣

###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

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

秩上卿張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宣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

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

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

張禹 徐防

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  
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  
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  
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  
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  
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  
其後諸家分析各

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

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

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

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

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

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

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

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

徐防

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

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

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

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

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

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

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教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

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劉敞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為

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亦皆換為代乃稍欲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專精

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

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

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

可矯革

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異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

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以大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為司

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

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

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

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

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蟲賊

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

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

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人

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

而降之

貫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

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

徐防張敏

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  
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  
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  
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  
也而法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  
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

小雅

卷之廿四

十一

宋

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尊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  
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  
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  
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  
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  
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  
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

張敏

經典臯陶造法律

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

原其本意

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  
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  
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以為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  
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  
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  
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

禮記

月令

十一

俊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秋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華則為異

月令

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

王者承天地順四時

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  
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  
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  
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  
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  
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

張敏

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

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

未瘳有司奏尹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因

病篤卒於家

###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

六

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

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

苦

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

長大隨輩

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

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上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舉將於是

胡廣

公府下功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也

旬月拜尚書郎五遷

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

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

尚書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

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

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

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岐疑形

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倪天

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喻也詩云文王

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

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詔文一下形之四

方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

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

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

朝廣



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章奏廣復與

敞度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賢博照為

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

及卿士稽考也考其疑事詩美先人詢于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新采者也言有政事嘗與新采者謀之也是以

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

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

文吏試箋奏周成雜字曰箋表也漢雜字曰九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

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詎闕通章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

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察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明詔既許復令臣等

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

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

胡廣

六十五 右傳三十四 十中

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

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

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

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

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垂彊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

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

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

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

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

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

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刻削也

便利未明衆心不馱服馱也矯往變常政之

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

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正言

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

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昌言于夫

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惟陛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于犯也

下納焉帝未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

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

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

五服五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各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

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

體負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

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

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忠貞之性憂公

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

玷漏密勿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

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

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

胡廣

胡廣

大九十五

左行三十

十六

方國

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

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

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

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

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

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

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

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

小三十七

及五三十四

十七

俊

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

梁翼誅廣與司徒韓縝司空孫朗坐不衛

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

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

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

會蕃被誅位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

十而心力克壯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

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夭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張敏

繼

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凡杖言不稱老禮記

曰夫為人子者相言不稱老

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

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

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及其李固

定策大試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

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彘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放曰大議不全案文

議當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議毀於

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

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二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中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

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

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

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

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二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二年自大鴻臚

拜太尉自在相位豹身率下常食脫粟飲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散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挾庇蔭草廬

蕃

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

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

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

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

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

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

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

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

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收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

其九

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

駒駮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

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

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

胡廣

諸解詰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

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為其頌云

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福有周生申及甫允

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丞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弈弈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合窮龍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

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

者出身之常體也

列位

夫紆於物則非已直

於志則犯俗也

紆曲

辭其艱則垂義徇其節

則失身也

徇營

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

統者

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

故昔人明慎

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

呈材效職則受之分

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放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今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

存後世何貶焉

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可從而貶責矣

古人以

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左傳曰晏安酖毒不可壞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

或撓

撓曲也易曰棟撓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表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表安傳 子敞 玄孫闕

表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

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平帝時舉明經為

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負建武初至成武

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

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

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

史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懼音九後舉

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表安門無

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令兗州縣也所在

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

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二府舉安能理劇拜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

顯宗怒其更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  
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  
條上出之府承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  
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  
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

大小方

后信三五

二

季

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  
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  
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  
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  
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  
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  
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  
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

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  
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  
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  
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  
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  
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  
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又議沈滯各有

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

禮之容

閭閻中正貌  
衍衍和樂貌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

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  
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  
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  
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  
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  
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廢國用徼功萬

表安

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

大司馬五

後傳三三五

四

云

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曰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般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

表安

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冬徒東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

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冬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

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

濱邊也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帝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

後漢書

卷三十五

六

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二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

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賞罰理國之

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  
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感畏  
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  
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去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

右傳三十五

七

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許許謂

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詔書殺憲竟

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

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

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

事未嘗不噫嗚流涕意音醫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

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

表安

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  
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  
由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  
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  
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  
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  
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  
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

扶五十五

后仿三十五

八

九

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  
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  
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  
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  
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  
此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求蒙  
明行修清絜憂國也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  
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

表安



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  
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

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  
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

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

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

前書曰董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

飯含珠玉二

小五

后傳三十五

九

十六品穀梁傳曰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

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

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表赦隗之宗也

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

援故表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

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

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

表安

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

大行

後傳三二五

十

劫

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

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

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

出穀門臨行刑殺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

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

袁敞

歐音一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

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常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

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

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

地父母能生臣後不能使臣後當死復生

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後破碎

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後徒也不得

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

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溥敬罪而隱其

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

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

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

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

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

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

表尚 表閱

大下三十四 後傳三十五 十一

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

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

閔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為其垂泣閔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

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

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

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

之服閔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

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竇貴盛數饋之無所

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

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犇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

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

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

納飲食而已日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

表閔

後傳三十五 十一

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駭散閱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勸其子曰勿設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

南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

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

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

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

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常入京

表闕

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

與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

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

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

問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

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封觀者有志節

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

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

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而仕郡焉謝承

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

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

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

孫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丙吉為廷尉監時宣帝二

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

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云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郵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

袁閔

上夏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歆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

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表公竇氏之間乃情

帝室乃情猶竭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

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亦覃延也

宜乎此論並華

###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

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教子壽封細陽

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

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

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眾以百數永平九

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紀也

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

張酺

小字之九 卷之三十五 十五 成

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

皇太子誦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

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

諫其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誦為侍中虎賁中郎

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誦自以嘗經親近

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

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

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

后傳三十三 十六 成

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

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

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

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

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

上此即報效豈拘內外也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誦雖

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

長吏有殺盜徒者誦輒案之以為令長受

張誦



臧猶未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

法乎郡吏王青者

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

祖文翁與

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

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

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

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

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

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夷傷也

醜

口十五

后傳三十五

十七

成

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

乎遂擢用極右曹

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

乃上疏薦青

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

空所辟

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醜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自醜出後

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醜前入講屢有

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

風矣

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鱣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也矢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生

張醜

并郡縣掾史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

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

尚書令王薊與酺相難上甚欣悅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

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

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

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復寃

聞其兒為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

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

及三五十八

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

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同

隸校尉也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

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戾海等五

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

吏揚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

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

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

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

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

愚憊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憊愚癡駭也憊音陟降反以為竇氏

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

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

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

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

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

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

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

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勅賓

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

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

張酺

張酺

張酺

張酺

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  
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  
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  
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  
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  
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  
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  
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  
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  
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  
策免酺歸田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  
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爲光祿勳數月代  
魯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  
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勅其

張酺

三〇五

漢三五

六一

本

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

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

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

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

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

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内侯印綬其年追濟

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

大正合八 小正合九 卷之五 三十一

平中為司空

### 韓稜傳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類當之

後也類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

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

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

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

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

韓稜

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校拒執不從  
因令怒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校  
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  
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  
自手署其名曰韓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  
刀劔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  
六三州上 時論者為之說以校淵深有  
推音直追反漢官推成作鍛成 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  
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侍中  
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  
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  
御史之齊案其事校上疏以為賊在京師  
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  
以切責校校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

韓校

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禮無人之辭也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斬心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

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曰前書音義曰城曰輕刑之名也書曰

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曰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

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稜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稜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

韓校

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

演字伯南

大將軍梁冀

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

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

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表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

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

劉金放曰案文

多一及字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

惡之脅榮曰子為表公腹心之謀排奏竇

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

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

復得備宰士

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

縱為竇氏所害誠

所甘心故常勅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

斂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

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為尚書令出



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

左轉共令

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歲餘復以

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

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

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

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

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論語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臣竊見光祿

郎周興

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

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

蘊藏

也匱匱也

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

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

屬文著辭有可觀採

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

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

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

臣等既愚闇

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

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  
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  
惜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異府稍遷豫州刺  
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  
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  
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  
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

大元八年  
七十九

及傳地五

廿七

初

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  
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  
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  
門故嘗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  
作大匠梁異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  
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蔡質漢儀曰延

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  
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  
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遷太僕衛尉六年  
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

周景

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

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劉放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

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

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

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

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

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相也中子忠少歷

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忠子

暉前為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

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

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

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

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表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也惟德不忘延

周景

太史公

後漢書

卷八

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幙校榮事君志

同鷓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鷓之逐鳥雀也

表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